

婚姻穴位

胡学文 著 群众出版社

莽莽被丈夫作为**赌资**输出去之后

荷子为寻被**贩卖**的女儿自己又遭贩卖

老莫老板遭遇种种困境时，娇妻如何**暗箱操作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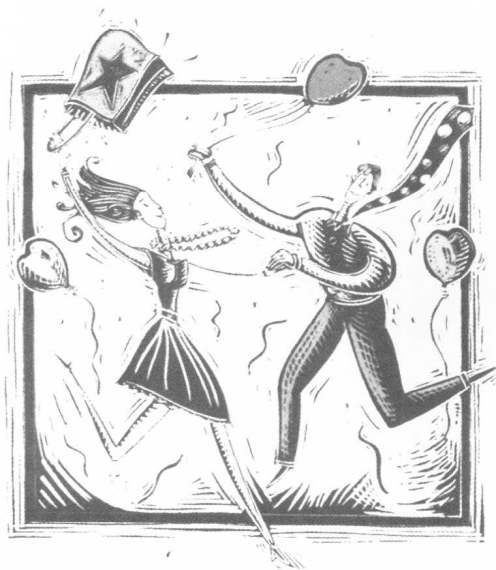
进驻乡村兽医站后，城市女孩的**生活际遇**

姚洞洞失去**爱、女人和尊严**之后，反成**赢家**



婚姻穴位

胡学文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穴位/胡学文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4.3
ISBN 7-5014-3126-4

I. 婚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9182 号

婚姻穴位

著 者:胡学文

责任编辑:晓 潇

封面设计:董 睿

责任印制:连 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100078

网 址:www.qzCBS.com

信 箱:qzs@qzCBS.com
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212 千字

印 张:10.75

版 次: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014-3126-4/1·1326

印 数: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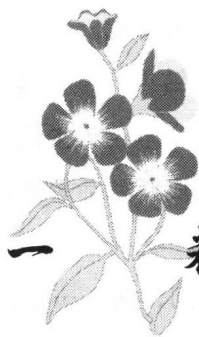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

- 一 养养的日子 1
- 二 婚姻穴位 94
- 三 飞翔的女人 153
- 四 一棵树的生长方式 221
- 五 极地胭脂 292



一 莽莽的日子

1

屋内的空气一团挨着一团，几个人的脸都挤成了青白色，惟有马豁子神态自若，一副吃定众人的样子。又粗又长的雪茄从他嘴里伸出来，翘着个大尾巴。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，屋顶吊着一盏一百瓦的灯泡，杨来喜脑门上的汗滋滋响。

杨来喜在郝富的下手。郝富是为马豁子开宝的，此时那块红绸布就在他手上攥着。杨来喜悄悄踩了踩郝富的脚尖，郝富往边挪了挪，扫视了一圈，问，谁还下？杨来喜又踩了郝富一下，郝富冲杨来喜一笑，来喜，你下不下？杨来喜骂了句娘，将最后的五十块钱押上去。

郝富慢慢抖开红绸布。

婚姻 穴位

又是一。

从杨来喜进来，郝富就一直掏一。杨来喜没遇过这种掏宝方法，他暗骂一句，顿有一种虚脱的感觉。

一直蹲在墙角的老皮匠知道了结果，颤颤地站起来。杨来喜不让老皮匠来，可老皮匠把自己辛辛苦苦攒的一千块钱放进杨来喜手心后，怎么也不踏实。老皮匠死活要来，进了屋却不敢看，自始至终在墙角蹲着。

老皮匠红红的眼睛盯着桌面，问，输……了？

没人回答他。

老皮匠突然揪了杨来喜的衣领，你不是说肯定赢吗？你赔我的钱！杨来喜瘦长的身子虾一样弯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又觉脸上挂不住。杨来喜甩开老皮匠，愤愤地骂，一千块钱，你真他妈丢人，我陪你。

老皮匠蹲在地上，哽哽咽咽地哭起来，那是我闺女的学费呀。

杨来喜尴尬极了。老皮匠的小闺女考上了大学，通知书上写着三千学费，可老皮匠手里只有一千块钱。老皮匠借钱借得鞋都烂了，也没借到一分。他借到杨来喜头上，杨来喜也没钱，但杨来喜提出可以为老皮匠的闺女赢个学费。老皮匠犹豫不决，杨来喜就给他打气，莽莽是咋来的？还不是我赢的？老皮匠被杨来喜说动了心，他抱着十二分的希望，没想到杨来喜把一千块钱输了个精光。

马豁子拍了拍老皮匠。老皮匠抬起头时，马豁子将那一千

块钱戳到他眼皮底下。

老皮匠疑惑不解地望着马豁子。

马豁子说，阎王爷不宰割蛋钱，拿着吧。马豁子的嗓音总是嘶哑着，听起来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老皮匠想要拒绝，他的手却将钱攥紧了。

老皮匠走到门口，马豁子喊住他。老皮匠说，咋？后悔了？

马豁子笑笑，还缺多少？

老皮匠说，两千。

马豁子又点出两千块钱，说，考个大学不容易。

老皮匠疑疑惑惑地说，你不是玩我吧。

马豁子说，这两千是借给你的，你给我打个条子。

老皮匠看看杨来喜，杨来喜的脸很难堪地耷拉着。老皮匠抖抖擞擞地写了张借条，低头出去了。

马豁子问杨来喜玩不玩了，马豁子的脸上含着笑，杨来喜被狠狠扎了一下。杨来喜说不玩了，拍了拍手走出来。

杨来喜走到墙角撒尿，这泡尿已憋了很长时间。裤带打死结，怎么也解不开。杨来喜今年三十六岁，养养给他缝了一条红裤带。杨来喜是不信这玩艺的，可养养非让他扎。越急越解不开，杨来喜生气地想，避什么邪呢，手臭得像掏了厕所。最终没解开，杨来喜将它扯断了。杨来喜尿了足足三分钟，干打垒墙被冲出一条深深的壕沟。

杨来喜把断裤带揉作一团，远远地扔出去，又折回屋子。屋里已换了宝局，麻将牌哗啦哗啦响。

马豁子咦了一声，没走？他抛给杨来喜一支雪茄，杨来喜没抽，将烟夹在耳朵上。马豁子的雪茄烟又冲又硬，杨来喜得分两次抽。

杨来喜说，再赌几场怎样？

马豁子说，行呵。

杨来喜说，借我一千块钱。

马豁子像是没听明白，脸上的肌肉整个向上挑起来。杨来喜细长细长的，马豁子则魁梧得像一尊塔，两人凑一块儿，样子显得挺滑稽。

马豁子问，跟我借钱？

杨来喜说，这些人就你有钱。

马豁子爆出一串朗笑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借给你钱，让你和我赌？

杨来喜说，我十四岁就干这个，栽在你手上，憋气。

马豁子挑衅地说，再输了呢？

杨来喜说，你说吧，你说咋就咋。杨来喜一副豁出去的架势，整个绷成了竹竿。

马豁子说，把莽莽借我三个月。

杨来喜的眼球一下硬了，他揪住马豁子骂，你他妈的谁的便宜也想占？

郝富竖在两人中间，劝，来喜，别上火。

杨来喜说，去你妈的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

马豁子轻轻一拨，杨来喜的手就缩了回去。马豁子淡淡一

笑，我不过开个玩笑，你怎么就当真了？马豁子吆喝众人继续玩牌。

杨来喜突然说，就依你。

马豁子怔住了。

郝富拽了杨来喜一下，你脑袋没发烧吧？

杨来喜直视着马豁子，怎么？不敢？

马豁子醒过神，说，操，你都敢，我怕啥？

杨来喜伸出手，拿钱！

马豁子挡回去，别急，先写协议。

杨来喜脑门上的青筋一根根弹起来，他说，一千块钱用三个月，你的心也太黑了吧。

马豁子说，我只让她洗衣服做饭，当然，站里的活她也得干。

杨来喜松了口气，他说，你别得意太早了。

马豁子从怀里抽出一张纸，几下便将协议写好。杨来喜接过来看了一遍，杨来喜识字不多，好些字他认不得。杨来喜用眼角扫了扫郝富，然后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杨来喜放弃了让郝富读的念头。郝富初中毕业，能把报纸横过来看。

再赌时，杨来喜要求换掉郝富。可几场下来，杨来喜的脸就绿了。杨来喜还要借钱，马豁子说，算了，这玩艺哪有够？我得回去了。

杨来喜说，好，你会算计。

马豁子伸进内衣的手顿住了，他看了杨来喜几眼，又将手

婚姻 穴位

抽了出来。马豁子喜欢开玩笑，先前的话也不过是说着玩的。可是杨来喜的神色使马豁子改变了主意，马豁子一本正经地说，别忘了把莽莽送过来。

杨来喜说，我说话算话，明天就送过去。末了又警告马豁子，你要是占她便宜，我就割了你的肉。

2

秋天的河水已显出凉意，洗衣服的没几个，除了莽莽，还有郝富媳妇、春喜媳妇。过去，即使深秋，到河边洗衣服的也很多，自从镇里盖了大楼，污水排进河里，洗衣服的妇女就少了。可莽莽却喜欢来这儿，尽管浑浊的河水有异味，可河水总是河水，想怎么洗就怎么洗。每次洗完，莽莽都要用井水再淘两遍。

莽莽的位置距郝富媳妇和春喜媳妇有十几米远的距离。莽莽不和郝富媳妇、春喜媳妇往一块儿挤，是害怕她们的目光。莽莽长了一副好脸盘子，尤其结婚后，不但脸蛋更俊巧了，身段也丰满得让人眼炸。郝富媳妇还好些，说话虽不中听，可大多是当着莽莽的面说，春喜媳妇却专在背后嚼舌根子。莽莽和她也算是叔伯妯娌，莽莽却一直瘟神似的避着她。

郝富媳妇和春喜媳妇正在说围子里的二香。二香一直和村长好，村长媳妇为此和二香干过架，但二香泼辣，什么也不

怕。二香当着围观者的面说村长媳妇，管管自家男人吧，我没勾引他，是他鸡巴不老实。听得人都脸臊，二香却不红不白。村长媳妇最终没斗过二香，二香也越发张狂，村里的事一半都由她做主。镇上的副书记来围子下了几次乡，二香又和副书记好上了。副书记三天两头来检查工作，村长吃醋却不敢恼，还得好吃好喝地招待。

郝富媳妇和春喜媳妇说着说着就骂上了，她们的声音很大。郝富媳妇说，村长才是活该呢，想舔副书记的沟子，倒把相好的舔丢了。春喜媳妇说，这一下，围子里的事村长怕一半主也做不了。郝富媳妇说，泥头村长。春喜媳妇说，说到底，二香不是他女人，他没吃多大亏。郝富媳妇骂二香贱，有钱有权谁都行。春喜媳妇说了句，二香贱是贱，可也值了。郝富女人马上抢白，你眼红了？春喜媳妇骂了句什么，两人放肆地大笑起来。

她俩的话很难听，莽莽的耳根热起来。莽莽不明白她们为啥总是对别人的事感兴趣。

莽莽收拾了想走。郝富媳妇眼尖，捅了捅春喜媳妇。春喜媳妇便问，洗完了，莽莽？来喜玩去了，你急着回去干啥？帮我洗个床单子怎样？

莽莽迟疑了一下，走过去。对别人的要求，莽莽总不知道怎么拒绝。

郝富媳妇在莽莽身上舔了几眼。莽莽挽着袖子，胳膊白白胖胖，鲜藕一般。莽莽低着头搓床单，郝富媳妇笑着说，莽莽

这身段，哪个男人都馋呢。

春喜媳妇说，你要是男人，莽莽可遭殃了。

郝富媳妇说，我要是男人，就领莽莽私奔。

莽莽用劲搓着床单，不接她们的话茬，两人讨个没趣，便转移了话题。

洗完，三人相跟着往回走。莽莽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说，哎哟，我洗的衣服忘河边了，你们先走。

莽莽返回河边，坐在一块石头上。莽莽不想和她们一块儿走。莽莽觉得她们身上有双无形的手，老是掐得她喘不上气。

莽莽盯着河面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过去。河里有小鲫鱼，莽莽往河边一蹲，她们就游过来嬉戏。可不过几年工夫，河里只剩下浑水了。水面动了一下，莽莽不由睁大了眼睛。河底似乎有一条大鱼，它忽隐忽现，不让莽莽看清。莽莽往前探了探身子，把手伸进水里。尔后，莽莽突然回过头，莽莽有些失望。

杨来喜蹲在莽莽旁边，往河里瞅着，问，干啥呢？

莽莽瞄了他一眼，说，河里有条大鱼。

杨来喜说，不可能吧？却挽着裤腿下了河。杨来喜在水里抓着，夕阳下，他细长的脸一会儿泛绿，一会儿泛黄。杨来喜摸住一个灌了泥沙的矿泉水瓶子，他狠狠地把瓶子砸进河里，爬上岸。杨来喜说，你眼花了，这破河里连蝌蚪都没了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杨来喜耷拉着头，影子依然拽得长长的。杨来喜话不多，莽莽知道杨来喜手气背。杨来喜手气好的时

候，舌头四下里窜。莽莽不在意杨来喜的输赢，莽莽已经习惯了，就像她不在意杨来喜这个人一样。

十年前，若不是继父病危，莽莽肯定不会嫁给杨来喜。莽莽十岁时母亲改嫁给继父。莽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母亲一直说父亲死了，后来莽莽从母亲和继父的言语中猜到了，父亲并没有死，而是把她和母亲抛弃了。继父是个老实人，他喜欢莽莽，常给莽莽买零食。莽莽从小缺少父爱，很快和继父亲近了，相比之下，母亲倒凶巴巴的，尤其继父给她买了东西后，母亲和继父吵架不说，常常把那些东西踩烂。莽莽和继父都不敢惹母亲。有一次，莽莽和母亲吃过饭，继父还没有回来。莽莽要把饭放在锅里，母亲忽然火了。母亲把碗摔在地上，骂莽莽贱货，骂莽莽吃里扒外。母亲扬言要及早把莽莽嫁掉，只是没等她操办，便病倒了。继父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为母亲治病。钱花光了，母亲的病还是没治好。母亲去世不久，继父也病了。家中已无分文，继父就躺在炕上等死。继父患肺病多年，一咳嗽整个脸都是青紫色。莽莽守着继父掉泪，继父用枯瘦的手摸着莽莽的脸，伤感地说，莽莽，你是个苦孩子，我死了，你要照顾好自个儿。就是那时，莽莽冒出了寻找婆家为继父治病的念头。莽莽放出风，只要有人肯出八千块钱她就嫁给他。十年前，八千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几天后，杨来喜就找上门。杨来喜刚从赌场下来，眼里的血丝还没化掉。杨来喜满脸豪气地问了句还没人吧，便将一沓钱拍在莽莽面前。

两人进村不久，便遇见了摇摇晃晃的村长。村长的脸红得

像是充了血，显然是刚刚喝过酒。莽莽看见村长头皮就麻，杨来喜却偏偏和村长打招呼。杨来喜问，又来客了？村长最忌讳这句话，杨来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。莽莽瞄了村长一眼，恰好撞上了村长舔过来的目光，莽莽脸一红，忙低了头。村长邀杨来喜喝酒，杨来喜吧咂了几下嘴，让莽莽先回。杨来喜这一点儿，最让莽莽生气。杨来喜不分好赖人，啥人都交，即使上午受了骗，下午照样和骗他的人喝酒，从来不长记性。

莽莽淘了衣服，估计杨来喜快回来了，就开始熬稀粥。杨来喜喝了酒不吃饭，半夜嚷饿，第二天叫唤胃疼。莽莽怕杨来喜这么下去毁了身骨，每次喝酒后便给杨来喜熬一小锅稀粥。

莽莽刚把米下锅，一身酒气的杨来喜跌进来。莽莽忙去扶他。杨来喜搂住莽莽的脖子，叫莽莽小甜心。莽莽让杨来喜睡一会儿，杨来喜说今天不喝稀粥了，今天要吃小点心。手脚就不老实了。莽莽说别，小心叫人看见。杨来喜说，自己家里怕啥？妈的，我的老婆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莽莽忽然说，我没添水，米都糊锅了。杨来喜极不情愿地松了手，他卷着舌头说，我等你呵。

稀粥熬好后，杨来喜却睡得叫都不醒。莽莽坐在他身旁，边看电视边等杨来喜醒来。这台 14 英寸电视是围子里最早的一台彩电，当时村长家都是黑白的。可几年过去，村里好多人家都买了带遥控的大彩电，莽莽家还是这台。杨来喜一年四季在外面疯，多亏这台电视和莽莽做伴，莽莽倒没觉得它不好。

半夜里，杨来喜喊口渴。莽莽给他倒了杯热水，杨来喜硬

说要喝冷水。一杯冷水下肚，杨来喜清醒了。他撩开莽莽的被子，钻进去。莽莽抓住杨来喜的手，说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吧。杨来喜不说话，但动作比刚才生硬了。杨来喜足足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莽莽的睡意都被他弄没了。

杨来喜重重叹了口气。莽莽知杨来喜心里有事，问他怎么了。杨来喜搂了莽莽，说，明儿去镇上买个褂子吧。莽莽问，赢钱了？杨来喜赢了钱，总要给莽莽买些东西。杨来喜说，我这阵儿手气不好。莽莽听出杨来喜要用她的钱买，不吱声了。莽莽的钱是她自己种芸豆挣的，每分钱莽莽都要花出响声。杨来喜给过莽莽不少钱，可往往头天给，第二天又要了去。

杨来喜说，算我借你的，还不行？

莽莽说，我有的穿呢，无缘无故的买什么褂子？其实，莽莽那几件衣服还是几年前置办的，莽莽穿着一身，风言风语还尽往脸上刮，莽莽穿得新鲜点儿，怕就被舌头压死了。

杨来喜叹了口气，这一年我走背运。其实，杨来喜三年前就走了下坡路，每年入不敷出。赌博不是正业，莽莽劝过几次，杨来喜听不进去。

杨来喜说，我不会总这样的。杨来喜说得咬牙切齿。

莽莽说，睡吧。

杨来喜的手却蛇一样在莽莽身上窜着。莽莽躲闪着，说天都快亮了，你干吗呀。杨来喜却不管不顾地把莽莽拽过去。

杨来喜比刚才更疯狂。他嗷嗷地喊着莽莽。莽莽没回应，他就狠狠地揉捏她。杨来喜想让莽莽弄出声音，但莽莽自始至

终没呻吟一声。从结婚那天，莽莽就是被动的，她怕杨来喜说她浪。

杨来喜没完没了地折腾着，他似乎要把莽莽咬碎，一点儿不剩地吃进去。莽莽觉出了杨来喜的反常，心里就堵了块大石头，但她什么也没问，她知道从杨来喜嘴里根本掏不出真话。

天亮的时候，杨来喜终于把汗漉漉的脑袋伏在莽莽胸前。

莽莽要起来做饭，她推了杨来喜一下，杨来喜没动，之后突然说，你该出去找个事了。莽莽以为杨来喜和她开玩笑。杨来喜一直反对莽莽抛头露面。

杨来喜说，今天就去吧，我应承了人家。

杨来喜没有说笑的意思。莽莽说，应承谁了？去哪儿？

杨来喜说，还能去哪儿，镇上呗。

杨来喜的样子有些怪，莽莽挺犯疑惑。莽莽说，说了半天你也没说清楚，让我去干啥？屋顶还有好些豆子呢。

杨来喜说，一时半会儿坏不了，先扔着吧。见莽莽盯着他，忙又补充了一句，马豁子的收购站缺个人手。

杨来喜望着顶棚，顶棚上一条长长的线垂下来。屋内没风，可它不停地摆来摆去。莽莽想逮住杨来喜的目光，但杨来喜的目光游移不定。

3

莽莽同意去马豁子的收购站。三个月给一千块钱，对莽莽是很有诱惑力的。莽莽辛辛苦苦种一年芸豆，也不过收入四百来块钱。对马豁子和他的收购站，莽莽是知道一些的。那个收购站啥也收，秋天收皮子，冬天收豆子，平时收破烂。莽莽去那儿卖过豆子，见过马豁子。莽莽还知道马豁子不是本地人，他来营盘后吃了不少人的生意。很多人想赶马豁子走，据说马豁子的脑袋缝过十多针呢，可是马豁子还是没离开营盘。

营盘镇在围子的北头，距围子有两三里的路程。莽莽要步行，杨来喜非要骑自行车去送。那辆自行车还是莽莽过门时买的，早已显出了老相。平时它就在闲房里扔着，莽莽不知杨来喜怎么又想起了它。车带没气，杨来喜出去借了趟气管子。打了半天气，怎么也打不进去。杨来喜将自行车倒置过来，取下里袋检查，轮胎上有好几个眼儿。杨来喜让莽莽歇着，他去买胶水。莽莽想，反正还有会儿时间，便爬上房顶剥豆荚。熟透了的豆子，早进了莽莽缝的袋子。房顶上晒的是半熟半生的，没想几天的工夫，豆荚都张开了嘴。

莽莽剥了一会儿，无意中抬了下头，通往营盘的路上走着一个人。莽莽的目光跳了一下，那个人竟然是杨来喜。那根竹杆走得很慢，像是在路上划字呢。莽莽想，杨来喜肯定后悔让